



東山志卷之十七

墓銘

徽猷閣侍制新安伯程俱撰

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墓誌銘

太元八年秋秦苻堅舉國來寇衆號百萬八月渡淮十月陷壽
春又陷項城聲搖京師甲子詔以征討都督右冠軍將軍玄輔
國將軍琰等帥師拒之而衛將軍征討大都督謝公總其事乙
亥師及秦人戰於淝水大破之堅脫身走十一月庚子詔公勞
旋師於金 車駕遂幸金城錫燕詔尚書丞論功封賞焉十二

月庚子大赦天下初堅之來也軍勢張甚上下凜然不自保大
臣老於軍旅如宣穆桓太尉亦岌然有左衽之憂方是時無疆
艱恤實大投於公身而公泊然泰定若無事時徐而內輯外禦
蒐軍謀師法若畫一於是人始有固志蓋倚之如泰山故能以
八萬之師殄百萬之衆如石投卵寧近威遠繫公之休昔祁奚
內舉其子而不聞高世之勳蕭何舉宗從軍蓋以杜疑間之萌
未有一舉三親而不自以為嫌一門三帥而人不忌其泰談咲
之下變危即安者公之功德莫大焉公諱安字安石陳國陽夏

人曾祖諱續典農中郎將祖諱衡國子祭酒父諱哀太常卿公
生而穎異年四歲時桓宣穆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
減王東海總角沉曠弘敏遂有當世重名全才毓德器蓋以大
時世道屯塞國家多故公樂道丘壑悠然有終焉之志司徒府
楊州刺史再辟朝廷以著作尚書郎瑯琊王友吏部郎四徵皆
不就士大夫嘆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久之幡然有濟世意
於是年四十矣會大司馬桓溫請為司馬尋為吳興太守靜一
無所事去人思之徵拜侍中選吏部尚書咸安末入受顧命

遷尚書僕 領吏部加後將軍總關中書事又領揚州刺史詔
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親萬機進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頃之加司徒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
州幽州之燕國諸軍假節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
公符堅敗進拜太保遂欲平一華夏乃上疏曰自運遭陽九二
帝北狩文華之區委於豺犬故宗廟宮室丘墟百年前日符堅
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茲哀詔請命天其或者將以一天下降
休于國家臣請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略定臣則乞骸還東

誓畢素志於是詔以公為大都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
拜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餘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
公辭太保縣公詔不聽十年夏四月公北征戊午上餞公于西
池八月公遇疾手疏請旋師且以龍驤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
督謝玄屯彭沛伺間一舉詔遣侍中慰勞還公京師疾遂篤丁
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訃聞上震悼臨于朝堂三日賜東園
秘器朝服襲衣錢百萬布千疋贈太傅謚文靖粵某甲子葬公
于會稽郡 寧縣東山之陽制加殊禮又錄淝水之勲更封廬

陵郡公既 門生故吏若干人相與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
下後世如日星耿々不沒則是墜道之碑無刻可也否則無以
慰人思惟公性體道與不迎不隨出處之際動與理會方其棲
遲東土始出其緒餘而天下固以延首託命于公及在朝廷獨
以盛德遠度坐鎮危疑上以弼亮一人下以咸和萬民惟深惟
幾濟物成務王者之佐蔑以加焉自海西廢桓溫逆節萌起及
高平因山同軌畢至溫來赴葬大陳兵於新亭以公與王文度
朝之大臣將殺二公遂遷龜鼎使召公等文度惶駭流汗不知

所出公既見溫神色不變從容就席徐語溫曰某聞諸侯有道
守在四鄰明公何須辟後置人耶溫茫然不能測則大咲曰正
自不得不爾不敢加害王室以寧竊嘗議之夫氣足以眇天下
然後可以任天下氣足以眇一國然後足以任一國公起隱約
一旦處端揆身負大器而不為重執天下安危之機臨死生禍
福之變而不慄功全邦社而無喜色彼其氣足以眇之道大故
也其視舉天下措諸安何異有力者之視一羽哉某既揆公之
大節敘次 此又系之以銘云公夫人劉氏明識賢行為世婦

則有子曰瑤官至瑯琊王友早卒曰瑛為征虜將軍望蔡公若
千人

銘曰

皇有重器

惟神惟幾

有隍孰定

有傾孰持

必有元佐

力能負之

其力維何

非責有獲

包以洪度

鎮以鴻德

手挈二枋

在所措畫

擇而置之

泊若無適

顯允謝公

實維其人

大祚晉德

錫之大臣

公在東山

世挽莫來

幡然赴之

不迓不違

因理王度

不吾不尸

有暴如溫

有寇如堅

處之談笑

大沮以顛

潭、鎬京

延首思復

六合垂一

斯人無祿

公初北征

鎮于新城

釋權去位

盡室以行

須此略定

逝言東山

有巖東山

斯人所瞻

東山之陽

有屹其墉

斯人永懷

有救公功

公功匪居

惟德之餘

東山或夷

德風不渝

按金陵志 太傅墓前有白碑無字相傳以為勲高難名也予

謂不然蓋有所待耳公始權厝金陵墓道未揚碑表無刻正見
藁葬之意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欲從海道還東雅志未就而
沒後子孫因成其志復申首丘之願歸葬東山程侍制此文就
東山葬而作者也但世代遼遠碑志石刻俱為勢家埋滅無蹤
而公之墓域益得顯白賴有侍制此文尚存也由是觀之則知
墓碑者必有文金陵無字之碑足為太傅遷葬東山之驗謂之
勲高難名蓋不足以知此云

宋故少傅右丞相贈太師衛王謝公墓志銘

中大夫秘閣脩撰樞密副都承旨張嗣古撰拜書

宋中興四葉甲子夏六月辛酉少傅致仕丞相謝公墓于私第
明年秋葬臨海縣太平鄉環翠山之原後二十有五年公第五
孫女作配宸極又二年以長秋推恩追封信王明年再封衛魯
二王嗣子采伯為軍器監嗣古獲侍同朝一日以故郎中張布
之狀曰先公墓木拱矣而墜道之碑未立登先公之門者惟子
存焉敢以銘請嗣古辭不獲則敘而銘之謝自任姓建國于南
陽宛至晉會稽上江族始大五代時徙天台世積厚德號善

良者家曾祖儼贈太師福國公祖詵贈太師齊國公考景之贈
太師累封岐王公諱深甫字子肅第乾道二年進士授迪功郎
紹興府嵎縣尉召赴都堂審察特授文林郎調平江府崑山縣
丞改秩知處州青田縣未赴丁母秦國夫人憂服除召都堂審
察擢籍田令遷大理寺丞提舉江東常平光宗除戶部左曹郎
借禮部尚書充金國生辰使紹熙初元除右正言遷左史兼給
事中直寶文閣知臨安府二年擢戶部侍郎兼吏部戶部四年
復兼給事中寧宗即位為阜陵殯宮覆按使還除御史中丞兼

侍讀慶元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參知政事
三年兼知樞密院充大禮儀使四年知樞密院兼參政五年
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充明堂大禮使封岐國
公崇陵因山之役為總護使還封魯國公嘉泰元年封冀國公
上太皇太后冊寶拜少保屢以疾求去三年拜觀文殿大學士
判建康府封益國公改醜泉觀使明年疾革拜少傅致仕則甲
子之歲也享年六十有六詔贈太傅加贈太師公少孤穎悟博
聞強記十歲能屬文立志為學積十年不寐每夕急設器貯水

加足其上以警困怠於是悉通諸子百家之說卓然為鄉閭名
儒從學者雲集為人識度凝遠有公輔器既入仕表以行能
顯其政事以愛人興利為先而行之以明謹無倦嵎縣歲饑首
捐俸助賑貸載朱糗即賜山谷民全活甚衆有媼誣王家掠死
其子認道殍以訴方捕繫公廉得媼子匿他所逮以至媼驚伏
曰某人誅我為之欲陷其叔爾時以向文簡錢宣靖比之在蘇
攝長洲常熟兩邑以治行聞攝錄事剖滯訟四十有三皆協情
法江東值歲大侵覈義倉實儲盡發以贍饑民禁遏糴以通商

賈條賞格以勵勸分闕逋債以安貧乏召官吏鄉隅講授方略
詳密周盡活者一百六十萬五千餘人弛租百十三萬有奇行
部止無供張例餽一皆不受劓詞謀之輿人不獲申者一道歌
舞其賜天府之政寬則廢法嚴則厲民公酌用其中罷遣刺察
民事予奪陰傳以教化吏不得一搖手要近不敢以私謁樽浮
冗之償前政所賞商賈緡錢數十萬奏減九邑和買夏稅折估
於潛新城昌化皆被山則併秋苗折估遞減之民至今享其利
每朔望謁廟評諸生士以為昔未嘗見也為中丞日詔輕江浙

和賣折絲之一公請揭所減數示民使州縣不得巧於損益神
泉監廢已久奏復之輸天下銅皿以增鼓鑄其利甚博其於議
尚大體明好惡詳辯堅確在于言必行行必效初孝宗求賢如
不及御史葛邲顏師魯合詞以公爲言有詔堂審未幾侍郎王
蘭宿直禁中復薦之遂召見言今日人材樗中侈外者多妄誕
矯訐沽激者多齟齬激昂者急于披露或隣于好誇剛介者果
於植立或鄰于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隣于立異故言
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

然復涵養振作勿使沮傷復疏保正長催科之折差夫五弊上
問以救弊之方公即以修畫所當施行者對上悉嘉納命板曹
鏗梓頒行又請優恤海道舟戶以備不虞遂著爲令北寺轉對
論上下習于苟安拘攣顧忌偷惰軟熟願厲以廉恥申以訓敕
勸以賞罰既處言路論益剴切慷慨無所撓首言君天也天以
剛健中正爲德故能宰制萬物君憲天當以剛健中正爲本殿
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吳端孫墻忤旨移外府公抗疏留之且
言士大夫虛以道喪命義不明願留聖慮時內庭干祈恩澤者

衆公言漸不長今大農州縣類皆空虛因獻祖宗裁抑節者
凡七疏星文變異公以為陰盛于陽之象君為陽臣為陰君子
為陽小人為陰朝廷為陽宮掖為陰中國為陽外夷為陰願默
察精思求彌天變為御史直前奏事言天道可畏當恐懼修省
以盡應天之實且及於清心節用惜名器謹賜予言甚切至無
夕拜知閤門事韓侂胄越五官轉遙刺公封還內降引法拒之
右司諫鄧駟以論近習左遷公謂駟參章切直不為身計請還
其職無使清朝有為近習動諫臣之失進士俞允上書語訐送端

州聽讀公言以天變求言未聞有所旌賞以言罪古恐失朝廷
事體內侍陳源久斥忽畀內祠固執不可姜特立復召用力爭
竟不得入張子仁建節凡十一疏爭之命遂寢至內廷有希求
者上曰恐謝給事不可爾其守正不阿為上所知如此嘗留獨
坐言比來綱紀不振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罪則反除以
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以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
所按察不兩置之不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奔競無耻請囑虧
法貪墨縱便壞紀綱請風厲在位以肅朝廷禮官議祧僖祖

侍講朱公直引義抗言公言宗廟重事未易遽更熹考訂有所
依據請從其議公論事辭旨溫厚不事矯亢至公論所在必連
疏懇切言之士皆服其得體其歷二府總百揆也守法度持紀
綱惜名器純慤詳諫不激不隨處大事決大計定以片言朝廷
倚以為重王德謙以閹寺除節鉞三疏力爭以大觀覆轍為戒
必謫逐乃已醫官王涇受賂奏竄之遠方虜使訖石烈直入不
如儀上起入禁中在廷睥眄公端委不動俾虜使再詰於殿隅
請上復御朝引使貢書如舊制促胄竊權弄國公持正引舊與

相頡頏上春秋高國本未立公以仁宗高宗故事奏立近屬為
皇子以繫人心椒風未建公以為庶人婚嫁尚決之家長請聽
命于太皇議遂定促胄勢沮始謀挑邊以固權位初公自使虜
還則以力陳脩德脩備之說至是得請入辭復極言兵端不可
輕動拳憂國不以去留易慮公既去邊釁遂開而首禍者以
死嗚呼公可謂明哲大臣哉公於大材尤所經意嘗諏訪人物
錄姓名寘小佩囊中所推挽多材學忠實之士校漕闡擢葉適
徐元德戴_知文卷為部使者拔曹彥約於建平尉力薦於朝

坐廟堂薦進邵文炳王栢龔頤正喬夢符等多一時名士公在
相位彌縫規拂意尤至上嘗御雲錦堂賜宴公從容論持盈保
業之難又論用人之道因及王安石喜人同己遂致國家之患
一日奏事畢復進曰邇來聖德日新更願戒謹其所不睹恐懼
其所不聞上皆悚聽公以材學簡知孝宗召見初即欲擢用洎
江東遣使首被親擇寢歷清選如駕輕車就熟路在光宗朝為
言事宦登法從以讜言靡上聽晚相寧宗毅然自守勤勞百為
上雅重公將再用而大星已夕隕矣公性孝弟喪秦國哀毀骨

立至感異夢奉其兄潤甫尤謹兄卒誨育猶子桀伯官之嫁其
女五人自奉冲澹寡慾每禁家人用無過侈嘗曰官可改人不
可改故雖致位顯榮而簡儉若布衣時訓諸子以義方擇師必
名士為文章典重宏麗五當朝廷大典冊尤工詩有文集二十
卷北征日記二卷先娶林氏蚤世封益國夫人繼室以其妹自
郡夫人封至魯國追封楚子男四人采伯其長也渠伯故朝奉
大夫通判澧州追封太保祁國公桀伯故朝奉大夫通判漳州
彙伯故朝奉大夫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丞女四人長適故登

仕郎李迥以迥故。奉大夫守左司諫兼侍講張次賢次迥朝
請郎通判婺州黃準次安人在室孫男十六人奕脩朝散郎淮
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奕楸承直郎監淮安州五祐鹽場奕昌和
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奕禮朝請郎行大理少卿
奕巽朝奉郎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奕恭通直郎知南康軍都
昌縣丞奕中通直郎奕儉承直郎新監兩浙轉運司臨安府造
船場奕容承直郎新監嘉興府新城戶部犒賞酒庫奕正宣教
郎奕善文林郎新監建寧府合同場奕良儒林郎奕信通仕郎

奕明奕進並承信郎孫女十一人長適從事郎新南劍州軍事
判官吳楹次適脩職郎紹興府諸暨縣丞宋堦次適通直郎添
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黃元直次慧性賜紫圓照太師次適
脩職郎新溫州瑞安縣尉黃元貺餘未行曾孫男八人在學業
進士堂真堅併承務郎曾孫女五人長許嫁宣教郎吳潔餘尚
幼其葬實開禧元年追王紹定五年誌而銘之端平之初元也

銘曰

鉅宋中興

德進朝尊

世有隄人

祔國擎天

不顯阜

顯俊登賢

豐水有芑

貽謀子孫

堂、謝公

有德有言

衆鳳來儀

一鶚孤騫

翊光相寧

橐籥乾坤

位無濫官

官無倖恩

有臣舞榭

佻起兵端

公排其奸

慮我本根

兵出騷邊

權奸喪元

明拒保身

禮儀不愆

法彼先覺

祚其後昆

以茂以蕃

以王其門

翠山之原

斯文永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贈太傅謚文正木齋謝

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翰林院侍讀

學士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朱希周撰

昔在

孝宗皇帝臨御之日任賢使能得人為盛而其大者尤在乎論
相既慎擇其人則用之必專且久俾究厥施所以輔成雍

熙泰和之治於是乎賴蓋其久於相位以遺

武宗則有少師洛陽劉公長沙李公少傅餘姚謝公迨

武宗之世三公既皆先後去位至於復相

今上者則惟謝公焉宿德重望黃髮立朝歸然為國之大老暨
其奉身而退始終一節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而今不可
作矣公子正丕既免喪之官道過吳中乃持禮部郎中倪
君宗正所為狀屬希周墓銘自惟淺陋何足以發揚公之
德業顧辱居門弟子之末義不敢辭謹按謝之先本河南

陽夏人自晉太傅安僑寓會稽子孫因家馬廐後徙台之
臨海有諱深甫者為宋丞相謚曰惠正至長二處士始再
徙餘姚又五世而至公之高祖諱見賢曾祖諱原廣祖諱
瑩為福建布政司都事當劇盜鄧茂七之亂嘗活脇從萬
餘人聞入德之考諱恩號簡菴以明經博學有聞自曾祖
及祖考皆贈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曾祖妣嚴祖妣余妣鄒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遷字于喬號
木齋自幼警悟不凡八歲工屬對有驚人語聞者大奇之

年十二簡菴授以禮記即能作經義自是學日進及長郡
守欲辟為從事懇辭不就守嘉其志白于提學補邑庠生
厥後凡考校輒居首成化甲午年二十六舉浙江鄉試第
一明年會試禮部名在第三丘文莊公時主試甚加稱賞
廷試擢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益肆力於學為館閣
推重一時名公鉅卿咸以台輔期之辛丑同考會試癸卯
秩滿進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復為會試同考時

孝宗毓德春宮

憲廟為慎簡宮僚公遂選侍講讀乙巳充經筵講官公每將進
講必焚香設案置講章其上預為演習如在 上前務積
誠意以感悟 聖心及當講敷陳明暢無少凝滯
上及皇太子皆傾聽焉丁未

孝宗即阼以舊學恩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加從四
品俸弘治戊申初開經筵仍命充講官兼日侍講讀時

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者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上疏言

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禫禮畢行之未晚

上即已之巳酉乞告省親 上方勤聽講不允公乃遣子迎養
簡菴公以來春至京迄冬思歸公復懇乞送父還且省母
上嘉其孝誠許之有金綺寶鏐之賜且

詔馳驛往趣令速來辛亥還朝

憲廟實錄成以纂修功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加從三品俸俄丁母鄒夫人憂癸丑丁簡菴公憂時簡菴
及鄒夫人僅封五品

特賜祭葬實異數也乙卯

內閣員缺公與長沙李公特膺 簡擢

召命至家服猶未闋既終制乃入

朝乞辭重任以仍舊職不允

優詔敦勉莅事復進詹事兼職如故丙辰主考會試時

日講少間公以為言

上嘉納之是歲

賜二品服丁巳修大明會典充總裁官尋

賜犀帶戊午 東宮出閣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

清寧宮災疏請修人事以應天變且引咎乞避位不允己未
賜一品服壬戌 賜玉帶癸亥 賜蟒衣實出常格大明會
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武岡寇平
賜俘獲人口甲子以災異數見乞避位者再且舉吳文定王
文恪二公以自代
優詔慰畱之公自入 內閣獻替甚多若勤政保治節用恤
民等疏不一而足

禁中嘗祀三清公以為非禮請罷其祀

皇太子既出閣屢疏論儲養之道宜遠佞幸親儒臣戒嬉游
勤講讀

上深嘉之太監李廣以方術得幸因而怙權納賄及廣死欲例
加卹典公力陳其不可

上從之虜犯大同甚急公疏安邊機宜十二事皆見施行兵部
尚書馬公文升以國用頗乏奏請於南方折銀米內更加
銀若干公執不可曰南方稅額甚重宣德正統間因民不

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若干則反重於本色民
益病矣且是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既而
勿議沸騰其事竟寢

孝肅太皇太后崩

上召內閣大臣議陵廟事公等請集衆議以正典禮先是成

仁間

孝莊睿皇后崩禮官預擬二后並祔

太廟至是上從衆議乃別立奉慈殿以奉

孝肅神主如周室姜嫄之祀是雖斷自

聖心而公等固有贊襄之力焉太監齊玄奉使湖廣

勅內欲令便宜行事公不可而止遼東將官張天祥誘殺不

辜以冒功事覺近倖曲為掩覆公力爭忤旨已而卒回

上意復溫顏慰諭蓋諒其忠直也內府倉庫諸司宦官莅輸

納者每多索賄賂民不勝其害公嘗乘閒言之

上令撰旨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

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

上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御馬監軍士多以虛名冒廩賜每託以禁兵不許外知有司莫敢詰至是亦皆覈實所省糧賞太半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漫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為慮每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言於

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往經理其事公撰

勅旨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於是願附籍者衆所得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道而止識者恨

之

上在位久晚益勵精庶務若屯田鹽法馬政邊備等事皆因公等言漸次修舉事方就緒而

宮車晏駕矣至今使人痛惜不已焉

上大漸時公與劉李二公實同受

顧命是蓋乙丑歲也

武宗即阼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如故正德丙寅

奉勅同知經筵事修

孝廟實錄為總裁官公以先朝侍託竭力輔導凡政事闕失極言規諫無所畏避時逆豎劉瑾擅權忌之有附瑾以求進者怨公嘗薦吳王二公以妨其路又從而譖之公見時事漸不可為乃自劾不職力求去位至再至三皆溫旨勉留章四上始允之

賜勅給驛而歸命有司月給祿米五石歲給輿夫四人仍賜襲衣金幣天下聞其去位皆驚愕嗟歎為朝廷惜焉公在

孝宗時寵遇甚厚嘗以瘡疾一日不入朝比朝退則已遣太醫問疾前此所未有也

武宗初即位以顧命大臣尤加優禮竟厄於權奸乃見幾而作瑾猶欲加害遣詞事者旁午卒無所得會鄉人有應詔薦舉者因累及公遂削其爵後瑾誅始復公名位

今上登極詔加優典尋奉詔進階嘉靖壬午遣官齎勅存問賜以羊酒命有司月給祿米八石歲給輿夫十人公遣長子正赴闕謝優詔褒答蔭正為中書舍人正

時有母徐夫人之喪乞終制 上即遣官諭祭者再且治其葬事 賜以米布視常制特加隆焉癸未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以少師楊公薦遣官齋

勅起公于家仍 命鎮巡等官敦趣上道預戒勿辭且以郭子儀裴度文彥博老年被召故事勉之公遂感激赴 召

上見公至甚喜門生故吏咸以復見公為幸下至衛卒途人聚觀如堵以為盛事

勅改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餘如故

命總裁明倫大典 上見公拜起頗艱特免常朝戊子從

郊祀 賜錦織大帶

上有御製翊學除夕二詩公等咸和乃編為二帙以

賜縉紳榮之公尋以微疾不出

上遣中官賜食太醫診視復 命鴻臚諭

旨令即出供職公以衰病懇乞致仕

上不得已允之 賜勅給驛還鄉遣官護送輿夫祿米皆仍其

舊 陛辭 錫宴復有金幣寶鏹之 賜公歸適生玄孫

五世相值人以為罕已丑公疾作時中書翰林二君皆居
京師聞之即上疏乞歸來春抵家則公疾已愈見二子歸
侍樂甚日宴集一堂鄉人羨之是冬疾復作病中寄友人
詩有衰殘伏枕還憂國之句蓋其忠愛之心沒身不忘也
辛卯元旦力疾具冠服望闕行禮藩臬諸君過訪猶懇
懇以民瘼為言無異平日諸子勸進藥餌笑而不答蓋公
素知命自度不能起矣至二月十八日子孫家衆咸侍側
披衣起坐而逝享年八十有三其生則正統己巳十二月

二十八日也公疾革時神思不亂語諸子曰吾生荷國
恩已踰涯分莫可為報沒後慎勿求卹典及撫按以訕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者九命工部治葬事拜
賜喪具之費贈太傅謚文正謚為

御筆所親定者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八日墓在杏山之麓
配徐氏出同邑許塘鉅族以賢孝著稱累封一品夫人先
公十年卒子男六長即正以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供事

內閣德器幹局為士林所重次即不由京闈解元會試第四

人賜進士及第今為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學行聞
望視公惟肖為公仲弟于五公後次豆中書舍人次亘左
軍都督府經歷為公季弟方伯公後次至次聖皆國子生
女二婿曰馮汝材宋惟昭孫男十八長用賓贈尚寶司司
丞次用枕用楷用楨用梅用栻蔭國子生用楫用標用櫓
用櫓用棖用柎用梯用柯用樞用模用柱用構女孫十曾
孫男二敏行尚寶司司丞炳行玄孫男女各二公高額豐
頤美鬚長身狀貌偉然望而知其為福壽之相其接人和

易恭遜而嚴於守已慎於交際非其義不苟取非其人不
苟合為修撰時大臣有附權倖以驟進者其官屬相率求
文為賀公力辭之 召入 內閣有司以冰手銀若干為
贐悉卻之以為重建鄉賢祠費正德初致仕而歸年未六
十即築室杏山為終老計足跡不入城府日以吟詠自適
與憲副馮公互相贈答有湖山倡和集傳於世居常奉先
甚謹每旦必衣冠謁家廟遇先世忌辰雖老猶茹素祭儀
一遵文公家禮而少加損益俾世守焉已巳歲饑鄰里鄉

黨有貧乏者周卹備至後歲以為常施予不可勝計壬申
海溢溺死者甚衆公募人瘞屍數百居民有被水患者復
出粟賑之海堤為潮水衝齧遺書巡視憲臣大加修築外
復修備潮塘高厚俱倍昔以為永久之計蓋公於民間利
病必為有司言之而此尤其大者鄉人之被其德澤者多
矣推之宰天下亦猶是也始公柄用時資地居其前者尚
多未嘗以越已為嫌其去位也臺諫交章奏留以觸忤權
奸至罹禍不恤其為輿望所屬如此當晚年被 召念

聖恩之不可負則急於趨 命不以衰老為辭暨入 朝三月
度精力之不可強則決於去位不以寵榮為戀茲其出處
之際光明磊落卓然有大過人者非常情所能窺測也平
生著作甚富為詩文皆正大溫厚不事雕琢所以鳴

國家之盛者固當垂之不朽矣銘曰於赫

孝皇勵精圖治爰擇良相股肱是倚其相惟何太傅謝公公以
舊學簡在 帝衷言聽計從膏澤斯沛爰俾蒼生咸受其
賜雍容廟堂不動聲色四海奠安 國有柱石惟 帝聖

明惟公忠貞上下交孚至治乃成迄膺 顧命以佐
武宗鞠躬盡瘁隨事納忠權奸竊柄事多掣肘見幾而作乃釋
重負徜徉丘壑二十餘年不怨不尤惟命之安
今皇求舊思公如渴 召命是承敦勸何切公感 殊遇慨然
而興 上方傾心以任老成公曰耄矣安能久處三月而
歸浩然莫沮其出何為臣子之義曷遑其歸止足之志公
歸于家子孫滿前迄于五世為曾為玄既壽且樂含笑而
終百福備享古今罕同

帝念耆德 錫之美謚高平涑水厥名可配象賢濟美矧有後
人公雖云丘慶澤斯存杏山之麓公所逸者居斯葬斯萬
世永保

明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謝公墓誌銘

先太傅文正謝公文學耀于儒紳德行重于鄉邦勲業暨于海宇歷際四朝之盛餘其慶澤鍾于未艾有子若吾茅山公豈惟當代鮮儷信古賢哲者流也公諱正字大中別號茅山文正公冢子妣徐夫人祖簡菴公會祖直菴公以文正公貴俱贈如其官祖妣鄒曾祖妣余俱贈一品夫人家世之懿人々能誦之公甫生三歲徐夫人攜之京誤溺黃河中舟人拯而蘇之識者占公遠到稍長穎敏不羣舉

止如老成篤志向學聲華燁然雖門第貴顯而服御儉約
不異儒素鄉曲無間親疎皆樂從公游文正公在朝公侍
簡菴公家居得其歡心為文莊重典雅隱有奇思咸期青
紫可拾戊午鄉試簾官取公卷寘易房魁方伯孫需意不
合遂落第公雅自守不謁有司故藩臬亦不知為公也聞
之嘆曰如命何遂捐仕進志處分家務條緜井、堂構器
用之具莫不有法雖初自意見必為堅朴久遠之計簡菴
公就養京邸公途間惟取便民舟無跋涉之虞而官私不
擾至今傳美之文正公欲斥逆瑾輩疏三上不報遂乞身
歸田尋以瑾故落職公孝養彌著歷十餘年如晨夕間徐
夫人遘疾公侍湯藥恒色憂暨沒哀毀不離苦塊

皇上登極優崇

先朝元老遺官存問文正公具疏命公入謝

上特旨授中書舍人蓋異數也公終喪就任明慎勤敏克稱其
職內閣邃菴楊公湖東費公深重之尋薦入文淵閣誥
勅房辦事丁亥考績家宰見山桂公署曰書法有禪國史

才器無忝家聲時論以為信然戊子

上思舊臣遣行人陳侃起文正公于家及至仍命入內閣
同邃菴楊公羅峰張公協心輔理文正公尋以疾懇歸疏
至再四

上始允之特遣公護送抵家北上復命己丑克會試掌卷官公
弟今吏部侍郎汝湖公在京退食之暇怡相樂嘗

錫宴于禮部公與汝湖公皆與焉汝湖公班次在上羅峰張
公欲公暫避公曰此

朝廷盛典何得以私故相避邪毅然不顧文正逾八表公給
假歸省汝湖公亦送其繼母陸太淑人偕歸文正公甚喜
憫未數月文正公考終公齒已踰耆居喪如喪徐夫人時
其薦孝出於天成丙午北上舟泊雷城是夜颶風暴雨大
作舟為之飄播十餘里僑人知為公舟同聲祝無恙也已
而果然蓋平生盛德之報類如此至京與修

皇史宬陞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乙未克侍經筵官公適得二
子孫敏行授尚寶司司丞時汝湖公同寓長安里第中書

君文中後府都事君恒中亦相侍周旋棠棣之輝不足詠
已公自惟止足之誼上疏乞休 內閣及銓部堅留之不
果適

遼王膺冊封

命公持使節副往事竣又授疏懇于朝得請縉紳間猶惜公之
亟去也公八表步履益康健而林壑之興彌高其年安備
員南都刑曹公命駕來游歷覽鳳臺燕磯之勝望之如神
仙中人比歸逾年其孫敏行奉使楚藩則又偕往弔赤鯀
之遺迹訪黃雀之故樓久之廼沿江東歸安復得拜公舟
中雖蔗境不假几杖其意氣卓逸殆鮮及焉庚戌安失內
助訃告公念女甚哀其年尚寶奉使歸侍公偶嬰微疾自
知不起處分後事神志不亂蓋深達死生之故云公生于
成化戊子卒于嘉靖辛亥享年八十有五配贈宜人徐氏
同邑大理寺評事徐公諫之女有賢行姑氏徐夫人治家
甚嚴而承侍備至甘旨必親調閨壺則之潮患後遺骸蔽
道亟捐金募人瘞之里姬以貧乏告輒脫簪珥為贈冢子

用賓早逝撫教孤孫迄于成立至於綜理家政持其緒餘
先公十五年卒于三長即用賓次用櫛用櫛公性寬厚和
易及遇事裁決恒持古誼不可移度量休々然嫉惡懲忿
不遽見諸詞色平居不任杯酌遇客燕坐竟夜不倦財利
施予不少吝族黨有售欺者知之亦不復較文正公久居
重任公戒飭僮僕不以纖毫干公府以故文正公之賢益
彰初文正公三品考績例蔭子入監公念汝湖公出繼叔
氏選後乃請于文正公遜弟入監汝湖公遂由北闈解元

登乙丑榜及第馳封其繼父母族里皆嘉其義讓友愛諸
弟甚至財帛不入私橐產業必令意擇而自取其瘠者言
笑動履之間必以禮自將每見炫門第涉紈袴態輒心鄙
之殆其天性然尔商通羣藝於四體書法罔不究心其真
草出人顏趙間世稱其能其篆隸有秦漢風致已具神品
西涯李公與論篆法雅敬服之公每謂安輩曰後當有知
吾書者恐吾沒後吾書亦不易再得今憶斯言昔人所謂
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諒矣公沒之明年始克襄事于汪

家魯啓徐宜人之壙而合葬焉禮也墓銘久未有屬敏行
具狀拜請于安安為子婿知公行最詳其受公恩亦最深
頃年出守衡郡簿牘方殷未克秉筆茲入覲敏行就寓重
請追慨遺誨且泯沒是思乃述公行之槩而系以銘曰

於維世祿

雖賢損志

競爽自淑

乃與衆異

惜無方皋

失茲良驥

試于有位

已占闕器

爰掌絲綸

人文是賁

邦禮攸司

庶事允治

覽輝鳳池

世業靡墜

輿望方隆

猶期不次

云誰之思

託懷薜荔

力未就衰

高尚其事

夷猶山水

造物安忌

彼其何心

夜行勿置

鬱々湖原

泉臺永闕

惟此貞珉

百代所企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湖廣衡州府知府前南京兵部職方
清吏司郎中婿胡安譔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汝湖
謝先生行狀略

汝湖先生諱丕字文中姓謝氏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

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正公仲子也其
先陽夏人晉太傅文靖公安僑寓會稽之始寧因家焉其
後裔闖徙台之臨海宋太傅惠正公之五世孫有長二者
自臨海復徙餘姚居東山之四門是為避地之始祖也至
高祖原廣有隱德曾祖直菴福建布政司都事沙尤之變
嘗活萬餘人祖簡菴舉經明行修弗起俱以文正公貴累
贈如其官高祖妣嚴曾祖妣余祖妣鄒俱累贈一品夫人
母夫人徐成化壬寅四月十八日生先生于京邸時文正
公仲弟子五公蚤世配陸節守嫠居即命為之後先生穎
異不凡甫七歲塾師授以句讀過目輒成誦聲對敏給動
止若成人趨庭嗜學不煩程課振藻有奇思文正公占其
遠到命從西涯李公授業辛酉年十九以文正公三品考
績恩入國學讀書舉順天鄉試第一人乙丑舉會試第四
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正德改元上

兩宮徽號推恩階文林郎贈于五公如其官封繼母陸太孺人
妻毛孺人先生請告歸省頃之逆瑾構禍文正公見幾勇

退既而落職瑾移怒先生亦為民後瑾誅文正公與先生皆復官舛肥遯嘉遯二墅日與高人燕集文正公家居喜接後進先生尤加意獎掖凡雋異之材必欲成就之以濟世用贈閣學醉夢呂公與先生為莫逆交攜冢嗣今大學士本率業時若刑部員外郎鄒絢兵部主事諸燮苑馬卿胡安而臯亦竊附焉先生立教重經義治事有宋湖學風士爭興起遠方來學者踵至丁丑文正公患頸疽幾殆先生與伯兄正不脫冠帶日夕侍湯藥已而獲愈人謂孝感

所致戊寅陸太孺人守節四十年有司具奏旌表

世宗龍飛奉 詔徵用時居徐夫人喪甲申始起復除翰林編修陞俸一級乙酉

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賜白金文綺秋八月同石門翟公主考順天鄉試時稱得人丁亥陞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兼翰林院侍讀是年文正公被召再入閣戊子先生充經筵日講官士林榮之無何文正公乞休欲請告侍歸文正公止之曰日講臣子效忠啓沃時也母舅曠弗來庚

寅陸太恭人有鄉思疏得

俞旨馳驛侍歸 賜白金文綺寶楮及歸文正公適伏枕若有
所啓者辛卯捐館甲午始起復任掌院事 賜雲鴈襲衣
四書大全書傳乙未

孝靜毅皇后梓宮發引特命捧主

上臨軒策士特命讀今禮部尚書吳山卷孟冬時享

太廟特遣行禮先生侍日講未有翰林帶銜會推兵部侍郎李
公廷相充講職兼翰林院官奉 內批亦兼翰林院學士

每進講敷陳剴切而儀觀詳雅

上為之傾注自是

寵渥日深遣祭 先師廟從幸 山陵 賜孔雀襲衣金帶銀

瓢修飾 七陵泊預建

壽宮 命同大學士未齋顧公往祭

天壽山之神尋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掌院事贈于
五公如其官封母太淑人妻淑人

東宮誕生遣祭 內殿 恩賚有加蔭長子用棧入監讀書

隨命充管錄累朝寶訓實錄官同修 大明會典捧

孝肅 孝穆 孝惠三后神主奉安陵殿駁大用矣丁酉陸
太淑人下世禮部以聞

上嘉母節遣官諭祭加 賜寶錕給驛歸其喪仍遣官祭葬先
生廬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巡按傅公鳳翔具疏薦起而先
生臥弗應因修譜謀創三太傅祠於杭文正公祠於邑之
龍泉山避地始祖祠於四門之西置義倉義學施藥餌以
拯貧病造橋梁以濟行旅鄉人多德之後有被召當國者

與先生為寮舊道武林避不一見輦轂權近亦不一通問
即汝湖勝處葺東巖闢留園為逸老所盤桓其間因自號
留園野叟癸丑四月倭寇突至焚掠無遺先生驚然自得
丙辰夏倭寇復動勅時且病聞關至越當道過訪尤惓々
以民生疾苦為言病亟歸次東閣命其子曰吾生荷
國恩已溢涯分莫可為報身復慎勿乞 卹典抵家居正寢
有頃翛然而逝十一月二十四也享年七十有五用拭念

先人

聖眷素渥以訃聞

上憫悼勅該部舉

卹典贈禮部尚書營葬

賜祭二壇與毛

淑人合葬于禾季墩之原禮也毛淑人刑部郎中恒齋公

實之女無出閫所修脩先五年奉先生天資爽邁風度瀟

灑文章典雅清動指趣雋永不襲用陳言國家典故時政

臧否精練登達早歲有經世志而柅于逆墜厥後知遇

聖主庶幾文正之業旋以憂去位既歸放浪湖海不復求用于

世而世亦不知復用先生然矯々風節世之媿媿脂韋者

聞之可以有立矣廼者用棧等每思墓木已拱墓碑未立
是懼以狀來屬臯在門墻久知先生為詳詮述景行莫敢
誰辭謹掇其大者于篇以備執筆者採焉

門人侍御徐九臯撰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莊謝公行狀

公諱一夔字大韶姓謝氏其先本晉太傅文靖公安之裔

徙南昌之新建之古源祖永亨避仇匿媼丈王氏遂從其

姓及公貴顯廼請于朝復先姓云父得仁為汀州經歷以

廉惠得民部使者薦之陞推官讞獄明恕正統乙巳大盜
起沙縣攻圍汀城勢張甚郡推集民兵助闡帥守禦屢挫
賊鋒既解圍官軍執村民四百餘誣為賊又為力辨得釋
民德之及卒汀州人建祠以祀焉公天資溫粹弱冠從翰
林侍講吉水尹鳳岐先生讀蔡氏書先生覽其所作經義
論策大加稱賞語諸生曰大韶他日所就吾不及也吾於
文字間見之矣郡推卒于行營公扶柩歸葬居喪讀禮足
跡不至城市免喪以所業赴江西鄉試名在前列會試禮
部以書經魁天下及廷對

英宗皇帝策以禮樂刑政之要公所對上推唐虞三代之盛下
及漢唐宋沿革之詳凡三千餘言末又曰禮樂之本刑政
之原不外乎一誠臣願陛下運此誠以興禮樂則大禮與
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矣運此誠以用政刑則一政
之出人信之如著龜一刑之施人畏之如鈇鉞矣

英廟覽之深契聖衷賜進士第一擢翰林院修撰又命公與庶
吉士楊英等同進學於翰林俾讀中秘書繇是所學益博

所得益精發為文章不為奇崛雕刻之詞而純澁淵永人
共推服少保李文達公尤重公每以偉器期之修

英廟實錄文達為總裁以公為纂修官據事直書得史官體今
皇帝初御經筵以公為講官賜銀二十兩鈔二千貫紵絲二表
裏實錄成陞左春亦左諭德加賜銀幣尤厚公因請假歸
省先塋抵家捐俸立義學以教族黨鄉閭之子弟又置義
田義倉以賑貧無以養者郡推祠在汀躬往祭奠遺民迎
拜公接之無貴賤皆與抗禮汀吏民咨嗟頌之馬醫還京

會朝廷以星變求言公上疏陳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
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
刑獄以廣好生五曰戒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
不敢言者士大夫翕然稱之雖不識公者讀其疏亦皆慨
嘆想見其為人上以宋元二史予奪迄無定論特命內閣
儒臣妙選學識老成者用朱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鑑
綱目時翰林在選者僅十有四人而公與焉公分修元史
因推廣前待制王禕之論以為泰定帝為世祖長孫宜承

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明文不過欲因際會圖富貴爾故於
燕帖木兒舉兵以謀逆書凡以兵附燕帖木兒以謀叛書
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一正前史之謬君子躓之書成進
御陞翰林院學士賜宴於文華門右廊又賜鈔一千貫成
化十四年二月

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充東宮官公與學士彭公彥實等皆
以學行選侍講讀十九年九月陞禮部右侍郎凡制度儀
文多所裁定前所未有必稽經考史參以

祖宗舊制具為儀注務使可行二十二年冬陞工部尚書工部
所掌素號繁猥而工匠之長號作頭持吏短長恣為奸利
公躬校案牘嚴勾稽剔蠹弊謹物料出納之數正匠作逋
匿之罰黜遣作頭不得近左右凡有營繕必計程期慮財
用以授屬官之廉能者使董之故費出有經人無久役二
十三年春公得痰咳疾在告三月上書辭俸優詔不允夏
五月疾稍愈亟出視事俄而病復作易數醫寢劇卒之晨
命僕取水盥頰訖衣冠出坐小齋指口言渴侍者以湯進

飲之又進粥未及食溘然而逝是月十有九日也享年六十有三事聞贈太子少保謚文莊賜鈔萬貫賻其家遣官諭祭者再命有司營葬公天性樂易待人接物一本於誠尤篤於友誼有誤雅法綱不能自直者必語所司為辯之不啻已事或材可用而沉淪下僚者薦諸當道拔而用之不宰客死者為歸其喪或卹其妻子在翰林屢典文衡嘗考禮部貢士得羅倫置諸魁選已而倫以狀元及第考南畿貢士得王鏊以冠多士及試大廷鏊名在第三人皆服

其鑒別之精自少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古源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鄧氏有賢行累封淑人先公三年卒葬邑之某原至是諸子卜以其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合葬焉子男曰綱鄉貢進士先公九年卒曰紀曰經女二長適國子生余校次適國子生況鑾皆宦家子也孫男五曰麟邑庠生曰驥國子生曰鳳曰驊曰騮俱習舉子業惟公以大魁致位司空文行卓然為士林模楷其歿也當寧嗟悼卹典優隆可謂哀榮兼至者已公官居二品隧道有碑幽窀有

銘宜得當世名儒為之論次以垂不朽喬新與公生同鄉
仕同朝居又比舍相知最深謹述公世系行已歷官之槩
以俟立言君子采摭焉

廣昌何喬新撰

